

■ 阆巷民间

母亲，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
——怀念母亲山歌

■ 陈海波

母亲离开我们已有百日。在一百个日日夜夜里，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对母亲的怀念。生活仍将继续，怀念也仍将继续。

郭沫若先生说过：“儋州山歌不亚于唐诗”。母亲生前喜欢山歌，我不顾笔拙，以山歌这种民间文学形式怀念母亲，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泰安苑忆母

- 替母梳头留棒体(好看)，吃早起来去遛(逛)街。
- 泰安苑路通车马，开心行去又行来。
- 碰见人时着有礼，留等人夸咱母智。
- 拐柱行头母轮后，小姑扶母走平排。
- 来归见妈拾野菜，好的才拾莠的扔。
- 百岁母忧儿八十，专心妈生地挪泥。
- 半时见母真轻快，九十以棍去逗鸡。
- 见母逗鸡儿好笑，老人成小倌返来。

医院陪母

- 陪母不予离一瞬(一瞬间)，儿唱山歌给母听。
- 小姑捶皮又擦膏，伺候不予一步停。
- 劝妈吃的妈不听，跪下求妈吃一匙。
- 一边捧碗边流泪，可怜儿劝母不灵。
- 住院不讲予人听，朋友互相说伴听。
- 各界多人探候母，病房入出总不停。
- 病情恶化风雷猛，四月十七夜深更。
- 咱母离开今个日，送母回家送母行。

守灵哭母

- 大姑哭得真难忍，两行眼泪已流干。
- 坎坎坷入生坎坷路，苦楚只能对母伦(诉说)。
- 二姑哭得情难尽，眼眶流湿又流干。
- 子女成人是母爱，没有母亲难做人。
- 小姑哭得悲伤尽，三句不离喊母亲。
- 几时才能忘记您，咱女如今做泪人。
- 弟兄哭得心不份，哭从月凹到日凸。
- 夜静扬声儿叫母，应声惊醒梦中人。

坟地泣母

- 今日来到妈坟地，一丘黄土塞心机。
- 人生归土还归土，从今母子永分离。
- 特意与爹在一起，这是母生前说予。
- 又得天时得地利，二十一是好日期。
- 三步步行二步倚(站)，两行眼泪浸衫袂。
- 近在咫尺不得见，十遭举步九难离。
- 自吉福人睡福地，玉石为枕又为衣。
- 面前向对松林岭，青山绿水伴长期。

母亲节思母

- 母亲节到儿呼唤，口口声声喊母亲。
- 子欲孝而亲不待，难为儿喊母不闻。
- 今生母子情难尽，三餐到顿泪流干。
- 碗筷咱儿已放好，桌空不见母依人。
- 阴阳阻隔不音讯，盼从月凹到日凸。
- 四月十七妈离去，至今已有一月轮。
- 想一半着舍一半，人生难得想十分。
- 逝者已矣哲人讲，生者如斯圣贤云。

灵鸡守母

- 五月节到陈园地，灵鸡出现有玄机。
- 招呼走到咱前面，想来真是有些奇。
- 回头走去坟头倚(站)，想心象有话宣予。
- 看到灵鸡想到母，喂鸡咱母最合她。
- 坟山本是荒凉地，顿时小叔有灵机。
- 事后送来水共谷，放在树根留喂它。
- 举步近来吩咐你，有句话与妈说予。
- 如果碰到咱慈母，转告儿孙好问她。

■ 煮海凿浪

以诗刷屏

■ 梅国云

即使是天生的胡思乱想家的诗人们，也不会料到人类生产力到了21世纪会如此突飞猛进地发展，信息化使诗歌繁荣到朋友圈尽是诗人，诗人们每天写诗发诗，而无数对诗一头雾水的人，也偶尔情不自禁地写上几行，以获得无数个满足虚荣的点赞。

每个人心里诗歌的种子都复活了！哪怕这种子被石化了，也照样经不住诗弦量子发出的“咒语”，秒复一秒地弹拨。

这个时代，几乎人人皆可当诗人。写诗的不再比读诗的多，写诗的不再比读诗的苦。诗，可以不这么写，也可以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形式的自由表现，自媒体上自由地挥挥洒洒，成了一道最亮眼的文学景观。“著名”的王冠不再专属于铅字垒出的高度和评论家们口中吐出的“莲花”。“梨花体”甫一出现，便亮瞎人们的眼睛；“羊羔体”还没被多少人关注，便问鼎鲁奖……“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使一个身体有缺陷的乡村女子，一夜之间成为耀眼的明星，不知照亮了多少草根的前路。

我有个朋友叫苗红军，虽然是企业精英，但确是典型的诗歌草根。一个成功的职业经理人，忽然有一日要将另外一条腿迈向诗歌之路。几年前，红军受聘于海南一家上市公司，因为都是江苏老乡，在天涯海角就有

■ 食话琼崖

几十元粉汤

我的老家在陵水。在我居住的地方，街头对面有家汤粉店，名叫“几十元粉汤”。

我不知道“几十元粉汤”这名字是谁给起的，只知道在我居住的那条街，“几十元粉汤”这名字被叫得特响，人尽皆知。

对“几十元粉汤”这名字的由来，我还是清楚的，那就是街头巷尾的人都说“几十元粉汤”卖的汤粉太贵，远远超出陵水街头其他同行的价格。她的汤粉，最低起嘴价是10块钱一碗，而老板娘通常卖的，都是25块钱左右的居多。如果有人要点10块钱一碗的，她也卖，不过里头的“内容”可就少了——无非就是一小把粉条外加两三条像蟋蟀那般模样的猪肠或是猪肉，这对很想多吃肉而又舍不得多掏钱的客人来说，真是“河水清清不见鱼虾”，心里极为不爽。

“几十元粉汤”卖的汤粉虽然贵，但每天到她店里吃汤粉的人却是不少，一时找不到座位的人，宁愿站着等待，就想要吃她做的汤粉。她做的汤粉，汤很清亮，里头不会漂浮着油沫之类的东西，看似一碗清汤，吃起来却很清香可口。这其中的奥秘，她是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我也是“几十元粉汤”的常客。每次到她店里吃汤粉，因为好奇，总想探知她做汤粉的秘方，但很难。如今，我光顾她这汤粉店也有五六年了，还是探不出半点秘方。“几十元粉汤”也许早就发现很多人想获取她做汤粉的秘方，所以从来就没有在吃客面前熬煮粉的汤，而是在自家厨房里关上门，把汤熬好之后，再端到外面来。做汤粉时，把粉条搁在笊篱里放入开水中过一下，然后倒进入汤的锅里，加上青菜和半熟的肉汤煮上一会儿，她家独特味道的汤粉便上了客人的桌子上。

我发现“几十元粉汤”不仅不让别人知道她制作粉汤的秘方，就是煮汤粉的整个过程，她都要自己亲力亲为，无论多忙多累她都不让伙计们帮忙。即便她的丈夫，也只能像伙计们一样，做一些给客人上汤粉、搬桌子和洗刷扫地的之类的活儿，他完全成了她的吆喝对象。他丈夫有时受不住她的吆喝，甩手不跟她干了，喝老爸茶去。

“几十元粉汤”开的汤粉店生意很好，她每天都得早早起床。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清早六点一过，我便听到街头那边传来她指挥伙计们干活的吆喝声，很快地，生猛的炉火声便呜呜地响起。在那呜呜的炉火声中，我隐隐约约见到一张张或大或小的钞票都在揉着惺松的睡眠，然后互相招呼着迈开愉快的步伐前呼后拥着先后地向她的店里奔跑过去。通常在接近中午11点这个时分，我会路过她的汤粉店，便见她独自坐在自家门口前，迎着灿烂的阳光，流着汗渍数着钱，黝黑的脸上总是浮着甜滋滋的笑容。

舍得流汗总会有钱赚。这些年来“几十元粉汤”靠卖汤粉楼都盖了五层，自家两个男孩都取了媳妇生了孙子，日子过得很是红火。有一回我在她店里吃汤粉，见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来找她捐款，说是社区里有孩子得了地中海贫血症，家里砸锅卖铁都凑不够治病的钱，希望大家伸伸手，能帮一点是一点。听了社区工作人员这么说，她似乎想都不想，二话不说便从挎包里抽出三张百元大钞，只说了一句：“拿去！”便又低头忙她的活了。

了“两眼泪汪汪”的激动。记得红军张罗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那一桌，竟然都是企业精英。诗人们在一起喝酒，大脑就必须随了性情。那一晚，豪情万丈的一桌人竟然干掉了两箱白酒。酒至高潮，大家又是朗诵又是高唱，最后全都不省人事，酣睡到次日中午。

我问过红军，你们不集中精力做生意，写什么诗？红军说，我们也是正常人，但工作却超过正常人所能承受的压力。压力一大，这情感就要找个出口释放出去。到我们这一代，毕竟不是暴发户，在大学中学时基本上都是文艺青年，所以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码几行文字，会轻松许多。诗言情，也言志嘛。酸甜苦辣烟消云散了，对明天的发展会更加斗志昂扬。红军还透露一个秘密：我们生意人也是需要诗歌滋养的，要不然内心太空虚，给外人感觉铜臭味太重。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有文化的生意人需要诗文养心，所以很多人就成了诗人。

本来我以为这些生意人写诗就是玩玩，他们总不能置生意而不顾，任凭周围的对手对他们虎视眈眈吧。于他们而言，时间就是表演丛林法则，竞争胜了就会来白花花的银子。而从认识红军那天起，就让我怀疑起他的真实身份。他每天都要花很多时间创作，创作好了后，还要发给诗友们征求意见。他甚至曾想接手一家公开发行的期刊，在业余时间

做主编。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隔三差五都要与我见一次面，谈他的诗。他创作的量很大，抒发的对象包罗万象。但更多的还是他曾经的刻骨铭心的过往：父母的养育恩，朋友的无私情，恋人的甜蜜爱，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的善举的光芒。红军习惯了反复问我这样子写行不行？而我也是一反常态：如今的人每天要看很多东西，你的诗只要能把人打动了就会有粉丝。

诗歌真的已经在朋友圈繁荣得一塌糊涂了。各种写，各种发，光怪陆离，五花八门。在熟悉了朋友们的各自写法之后，现在能够被我拇指点开的肯定是以情感动我的诗人们作品。当然，我不拒绝高超的写作技艺，甚至我会对他们的炉火纯青的匠心独运致以崇高的敬意。但是，如果他的诗里缺乏情感，我也会视而不见，虽近在拇指前，也要刷之于千里之外。如果他的诗是情真意切的，哪怕是“口水诗”，我也会情不自禁地把帖子点开，聚精会神地阅读完。

信息化时代，每天都是海量的信息挤爆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眼睛最忙碌也最辛苦，不仅要浏览诗歌小说散文，还要看全球发生的各种新闻轶事，朋友们发的奇花异草、美人美食……我们不仅要当阅读者，还要做新闻的制造者，事件的评论者。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工作，还要喝茶聊天、养生健体……所以，留给我们欣赏诗歌

的时间少得可怜。

信息化虽然才几十年，但感觉农耕时代离我们似乎悠悠远矣，何况乎《诗经》时代，唐诗宋词时代。一首李商隐的《锦瑟》暗藏多典，非得学问深厚者方可以理解。那个时候的文人，只需读透那几部书便可游戏般玩典，体会诗中奥妙。那个时候的文人，有着很多时间可以任意挥霍，或燃一柱香，或铺三尺宣，或展一卷书，摇头晃脑，把一首诗雕琢得完美无缺，品读得汪洋四溢。可以想象那时信息稀少的景况，几本线装书被来来回回翻得油光发亮，读书人孤寂得常常对着西下的夕阳时而发呆时而长吁短叹。忽一日从帝都传来李白一年前创作的《将进酒》，是何等的欣喜若狂！仅一首《将进酒》，就可以让文人们研读了几个春秋。

说了这些，我想要表达的是，信息化时代，诗歌创作应该适应普通民众的阅读需求。我们作品的阅读对象毕竟是他们。不难看出，“口水诗”是应运而生的网络诗体，就如被年轻读者如饥似渴的网络小说，亦如被称之为微散文的妙趣横生的小短文。在瞬息万变的资讯汹涌而来的当下，不管你是什么文学体裁：必须是一看就清楚，一想更有趣；至少是一看有点糊涂，一想就清楚；而不能一看就糊涂，一想更糊涂。无论你使用了多么高妙的技艺，最终必须走心，把阅读者感动得为你的作品停留片刻。

■ 家在海南

古镇瑞溪

■ 林 岩

瑞溪在永发再过去一点，是澄迈一个古风犹存的小镇子，早就想过去看一下了，今日终于有了机缘成行。这个镇子给人的感觉甚至比桑梓之地的古崖州还要好。瑞溪也比我去过的的一些声名大、个头大的古镇要好，丽江、大理和安徽境内一些古镇我是去过了，但是商业气息很浓，人潮汹涌之中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哪些是现代的东西。瑞溪有自己的风味。

小镇上最有名的风味小吃是牛肉干，小街上牛肉干店自然是林立遍布的，我没有买牛肉干，因为医生告诫过我不要吃牛肉了。倒是买了些猪肉干，当场就吃起来，感觉也很好吃，有点硬，但是有嚼头，还挺香的，估计牛肉干比它要更加好吃了，只是无福享受了，因为我患有痛风。镇子上到处是老爸茶坊，像极了临高，也是到处有老爸茶喝，适合闲散放松的生活。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而已，休闲的生活，到处的游治，不断的阅读和写作，当然一定要精进才好的。

正午时分，天下起小雨，又加上走累了，便随意闪进镇政府对面一爿古色古香的茶坊，要一杯新制的碧螺春，静静地临窗而坐，看着雨丝飘落在古镇街巷的青石板上，敲打着路人手中的伞面，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自己也好像入定一番。茶坊里有很大的风扇，呼呼直吹，有宽屏的电视播放着国际新闻，隐匿于闹市人海、喧嚣街景之中，虽是一个人的远行，也别具一番山中隐士的风味。

这年头已经很难找到志趣相投、性情寡淡的朋友一起去游玩了，大家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时间也难凑巧在一块，老婆要工作、孩子尚小。大学时候有很多挚友，那时候精力旺盛，又是如诗似梦的青春年华，当然有很多旅行的想法，但是那时候没有钱，还经常找同学蹭饭吃，哪有闲工夫顾得上旅行；现如今有些经济能力了，但与老友们已天各一方，难得聚首，与现在的同事也时常计划去远行，但是计划抵不上变化。前段时间还跟几个同事说好渡海远赴广东徐闻参观贵生书院，那可是明朝大剧作家汤显祖贬任徐闻典史时建的书院啊，“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那是一个很有文化内涵的书院，一个很好的人文景观啊。可是到了后来，一位同事说没钱，一位说景色到底咋样，如不好就不去了，另一位则昨日已经说好，今日便忘记了。清朝嘉庆年间苏州人沈复在当幕僚的闲暇时光里呼朋引伴到郊外游治，自掏腰包找卖壶浆贩子租赁酒樽、火炉，挑着木炭、菜肴随行，让妻子陈芸用火炭温酒，众人开怀畅饮、吟诗作对，最后杯盘狼藉、酩酊归去的欢乐场景哪去了？

小镇的物价比海口当然要便宜一些，椰子一个6元，尖椒炒猪舌头20元一碟，餐馆中的服务员很热情、服务很周到，主动问我要不要汤，我问她这里是不是整个瑞溪镇最好的一家店，她不停地摆手，脸蛋涨得泛起了一圈红晕，支支吾吾，词不达意，眼神闪烁，不敢直视人，许是看到我这个“城里人”紧张了？我又问她端过来的是杯什么茶，她说刚来镇上工作还不懂，待她去问老板娘再告诉我，果然以很快的速度回复了我说是鹧鸪茶。我说是不是万宁的鹧鸪茶。她说不懂，又跑出去收银台问人，我不禁莞尔，就差笑出声来，瑞溪人可爱至极，瑞溪人淳朴至极可见一斑矣。

比起喧嚣繁华、声名远播的乌镇西塘，挤满密集商铺、闹腾酒吧艳冶妖冶的丽江，瑞溪在平和散淡之外又充满诗情画意，犹如“养在深闺人不识”的女孩有一种令人倍感稀罕的温柔与明净。白天，瑞溪安卧于青天下、碧水边，千年古镇如此的静谧，充满诗情画意，恍如时光不被打搅。黄昏时分的瑞溪，影影绰绰的街坊深巷、古风犹存的青砖白墙陷落在暮色苍茫之中，更是似水年华，柔情而细腻。

生性恬淡的人们，最觉得自在的是隐居在自己的书房，静寂之外，其实也很喜欢热闹，只是心中追寻的热闹并不是灯火灿烂，而是内心的安宁与独行的自在。

如此的时光，甚是静好；如此的瑞溪，甚是喜欢。



■ 草木芳华

亭亭美人蕉

■ 江初昕

初春的时候，母亲在自家的院子里种下一块黑乎乎根茎，我问母亲种下什么东西。母亲笑着对我说，是美人蕉呢。美人蕉的名字就这样第一次进入我的脑海当中。我以为美人蕉和它的名字那样一定很娇贵脆弱。过了一段时间，墙角下枯枝败叶垃圾堆中竟然冒出嫩绿的新芽来，墙角下本来就有一棵枇杷树的，阴凉的树荫下成为鸡狗的栖息场所。刚长出的小苗不是被狗儿压折了，就是嫩叶被鸡们啄得面目全非，伤痕累累。

母亲见状，用小竹棍在小苗旁围起栅栏，鸡狗们再也无法靠近，只能隔栏相望。虽然遭受凌辱，但美人蕉依旧很坚强，不屈不挠顽强地生长。不知不觉，竟然长出了一米多高，尽管叶子上有不少伤痕，但依旧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宽大的叶子像蒲扇一般，叶子中间抽出暗红色的花茎，打开天际。夏季的一天天亮早晨，推开大门，惊奇地发现墙角下的美人蕉绽放出一朵猩红色的花来，光彩夺目，十分惹人喜爱。母亲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也不住点头说道，好喜庆娇艳的花儿呀！没过几天，枝头上又陆续开放了两朵三朵，其他枝头也相继绽放，远远望去，仿佛是绚烂的红霞一般，为宁静的小院平添了不少热闹的气氛。

入夜，墙角下虫儿啾啾，宛若一支动听的小夜曲。在虫儿浅唱低吟中，我也能感受到美人蕉拔节的声音和绿叶舒展的声音，以及露珠滴落的声音。这是幽远而恬静的天籁之音，这也是一曲虽然细微但却清晰的乡村音乐。红尘之中，我的小窗前，毕竟还有一片远离喧嚣的净土。每一个夜晚，我的心灵，都能在那从美人蕉清新脱俗的浸染中得以淘洗，得以净化，得以超脱。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码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